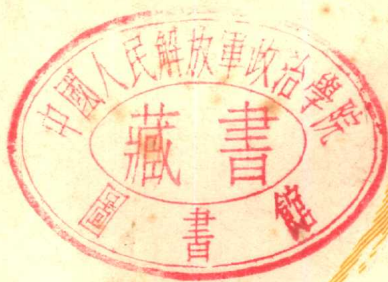


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群

巴

人著



新文藝出版

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羣

巴 人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二·上 海

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羣

著 者 巴 人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0年1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3000冊

1952年9月新一版上海印3001—5000冊

書號 (140) [111 14] 定價 洋 4.0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國光印書局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在有一次旅行裏，我贊歎過我們這民族的堅強性格：這性格，像一粒松子，即使落在岩縫裏，它還是要吸住土壤，抽出芽來，生根下去，擴大土壤，長大了，蒼茂起來！

我因之說，我們民族，是着地生根的民族。

一個老南洋也許習慣了，不會覺得；但一個以偶然的機會，流落在南洋的我，卻不得不驚奇這一現象：爲什麼在別一民族土地上，有到處生根的我們民族同胞？不論你在荒江冷灣之間，不論你在深山大澤之中，你總可以碰到這天外飄來的種子，我們民族同胞，在那裏卓然生長着。

一九四二年三月底，我們流亡在蘇門答臘省遼州的一個小島上。這小島的縣治市區，

叫做薩拉班讓，印尼語裏這名字的意思就是『長海峽』，因為這小島是遮攔在孟加麗斯海外，一條長長的海峽的一邊。這時候，距星洲淪陷將有一個多月了，蘇門答臘省治棉蘭，聽說已有日軍登陸了。一個知道我姓名的朋友通知我：住在薩拉班讓市區裏不大好，應該找一個山芭吧。我和老Y——一個詩人——作了幾次詳談，要求他跟我們同住。我們既不會說福建話，又不會說廣東話；平時是被這裏華僑叫做普通人的，因為我們說的普通話。普通人在南洋華僑社會中是一種新奇人物。沒有一個同僑，敢於收留我們。你要假充戚屬，藉以避免日軍上陸後可能襲來的不幸嗎？但你不能和主人說同樣的話，怎麼辦？老Y本有福建同鄉家寄居，居停主人即使知道他是一個文人，卻也無所謂的；而我們住到山芭去，如果沒有他做通譯，那將無法生活了。

我們在市區住了將近一月，和我們同住的是一退職的暗探。他廣東客家人，名叫鄭包超。一個高大個子，心地爽直，自說已經耳聾了的，將近五十歲的男子。他同意我們這意見。且說要為我們代找山芭。『大家是中國人，說不到幫忙。』當我們感謝他盛意後，他這麼說。

一天，我和老Y跟着他去找一個山芭。那裏他有熟人。這地方，土人叫做「松芽生比」（狹河）的。它在亞里附近，一個破河灣的盡頭。這亞里，也算是一個小市鎮，距薩拉班讓有四個鐘頭舢板路程。但到松芽生比還要更遠些。

我們雇了一隻舢板出發。包超和划子都說知道那條河灣。船划到亞里，岔入直落港。不大的港面，兩邊都爲一二人高的叢生的馬膠樹所遮住了。一邊的河岸，是薩拉班讓這部分的延長。另一邊，卻是屬於直落島的起點了。我們就要在薩拉班讓這一邊，要找一個馬膠樹叢生着的河岸的缺口，撐船過去。船一進直落港口，那划子就計數一個個划過的缺口，說是第七個缺口進去，就是那松芽生比河灣了。但他說，記憶有點模糊了，確不定。包超順着說：『是的，第七個缺口進去就行。』

進了缺口，河流越來越仄；兩岸依然是一二人高的馬膠樹。沒有鷄鳴狗吠聲，也不見半個人影，荒涼，冷寂，統治這世界。划了二三十分鐘，還找不到有可被包超認爲是那個山芭的地方。而舢板卻已經擱在淺沙漬上了。

划子和包超都說找錯了路，但叫人感到侷促的，卻沒有一個可以問路的土人。連土人屋子的影子也找不到。

包超催促我和老Y上了岸。一片雜草怒生，荊棘交加的地面。一個椰樹林也望不見。按照這裏人尋路的習慣，凡有椰林之處，也爲鄉村所在地。而我們竟望不見椰林，這是如何失望的事啊。但包超說，『不要緊，我知道方向，跟我來。』他吩咐划子，把舢板開回亞里海口等着我們。我們便探險前進了。

踏着沙漬與草根交錯的土地，從這裏一堆，那裏一片的茅草縫中穿過去。有時陷在一個窪地裏，連拔腳也困難。一望都是這樣青灰色的茫茫的草原，我們約莫走了二十分鐘：突然在一些樹林之間，浮出一間極小的亞塔屋。（用亞塔葉蓋的小屋子，比中國茅屋還簡單）這在我們看來，好像中國舊小說中所描寫的，那狐狸幻化出來的屋子一樣。不，更確當說，它是爲了我們從地底突然鑽出來的。

我們像獵人追趕野獸，撲了過去。那是我們民族同胞的一所住宅。我呆住了！

幾乎是十里周圍望不到人煙，而他，這小亞塔屋主人，竟從海外飄來，一吸住這土壤，站住了，生活下來。這種堅強不屈的精神，不是具有我們這民族性格的傳統的證據嗎？

小亞塔屋總共不到四丈轉方。廚房，臥室，農具間，都併在一起。養着雞，大概是有一個女人的，但沒有看到孩子，一個瘦脊然而骨挺的，和善的然而陰沈的男子招呼着我們。他認識包超。退職的暗探，曾是他屬下的子民吧，這男子。我們已走得滿身大汗：大荒原的霉爛氣息，爲熱帶海邊太陽所蒸發，氣息更濃重了。它塞住了我們呼吸。我們立刻鑽入他屋子，坐在破機床板上，休息起來了。

主人深愧沒有什麼可以招待我們，屋內屋外進出着，顯得非常窘迫。終於，他拿來了兩隻綠色的椰果。他說：『這裏全是紅水，生水是不好喝的。茶水也沒有。喝些椰水涼涼身吧。』

椰子，這一種南洋的特殊產物，打開了緊包密裹的寸把厚外皮，就有顆圓球似的鋼一樣的果核。核裏有一二分厚的白色果仁。中間天生一孔椰水。喝着，生冷的，比冰還冷；略有鮮味。我第一次喝這水。在後來我才知道華僑社會裏，老年人不喝這水。說它太涼了，傷身體。而

在日本佔領南洋期間，卻又宣傳這水經過化驗，可以代替接血的血液，治療傷兵呢。

從這同僑口中，我們知道要找的那個山芭的所在處。我們不久又出發『探險』了。這同僑並不驚駭我們的到來，也沒有那種寡居孤處的人一旦欣逢同僑的高興表情。他一切都是淡然的。但當我們臨行時，他卻抓住一隻黃毛母雞，送給包超。他顫着聲音，吞吞吐吐，說道：『這一點……這一點……』蒼黃色臉上，浮出了乾燥的，笑不出來似的笑紋。

我們幾乎又走了半個鐘頭，一路都是爛泥巴，連怒生的雜草也少見了，一條荒江爛河，又隔絕了我們的去路。但有獨木結成的二十多丈長的破木橋。這木橋，是那樣破敗，橋腳全是七叉八叉的細木樁子，搭成個半月形。人在那上面走去，它就搖動了。而兩旁又沒有扶欄。這真叫我們像走木索似的，我搖搖欲墜，走在那上面，聽那朽木索索作響，似在控訴這荒江的淒寂與衰敗，人跡的稀少。我想人類在這種地區出現，是會被看作山妖水怪的吧。

在不遠的泥沼堆上，我們看到一座黑板木屋。接着又聽到蒼涼的狗聲了。我們這三個陌生人物的出現，似乎驚動了他們和平的生活。木屋前，站着二個婦人和青年男女。兩隻黑

狗迎着我們叫來。他們喚出『祖國的鄉音』，要阻止黑狗的逞兇，打先鋒的包超已被那婦人中一個所招呼了。我以為到了目的地，但包超隨便和她們說上一兩句，不待站下，轉過屋橫頭，跨上一條隔有小澗的泥路而去了。我們緊跟在後，這一家人用驚奇的眼光送着我們。

一塊樹膠園展在我們面前。包超說『到了。』穿過樹膠園中的小路，路旁有一條二三尺闊的小澗，流着血一樣的紅水。在樹膠園正中，有一所頗為齊整的白木板屋。包超引導我們到那屋子前面，在五尺闊的走廊上坐定了。

『任生在家嗎？』一個中等身材的年青婦人，領着個四五歲的孩子出來，包超這麼問着。

『在田頭，俺找人去叫。』女人答應着。

一個曲背的小老人在屋前林子上蹣跚着過來了。這老人，抱着個週歲孩子，踏着唱着，自有他人生的樂趣；看來他老生命已和臂抱裏的小生命合成一個了。他似乎並沒有在較

遠地方發見我們，所以一近屋子，便吃驚地瞪開兩眼，叫一聲：『哦！客人！』

『爸，孩子給我，你去叫他來，包超先生來家呢。』

那年青婦人從小老人手裏接過孩子來，就把孩子在她斜披肩上的大布條中裹住了。孩子跨着她腰骨，騎着靜靜的，也知道用驚奇的小眼睛來看我們哩。

『不忙，我們還要在左近看看。』

小老人向樹膠林的小徑走去的時候，包超這麼說。女人進屋子裏面去了。老Y對這屋子四周看度一下。我也進這屋子中間，這是前廳，左右有二個廂房。再從扁門進去，是後廳，左右也有二個廂房。廚房緊接在這後廳的披簷下，相當闊大。老Y對我說：『山芭裏有這樣房子，是數一數二的了。』

女人招呼我們先沖涼。我們被引到那跨小澗上橫築就的小亞塔棚中間。血紅的溪水在板下流着。一張破蓆袋作了這洗澡房的門。人從溪裏打起水來，潑在身上，又流下溪去。這比住在薩拉班讓從井中打取黃色的鹹水沖涼要不知舒服多少了。

包超領我們到另一個農家。距任生家約莫有四分之一公里，在樹膠園的另一角。這農家是種菜的。檳榔樹構成的屋子，狹狹的二間，左手一間後面隔出一塊地方，作他們臥房。右手一間是廚灶。我們到那裏時，屋裏沒有人，包超叫喚着，才聽到不遠的小亞塔屋裏，有個光着上身沖涼的女人，她瞪着眼睛看人，輕輕答應着。不久，她穿好紗籠出來。包超說，『她是馬來婆。』我看去，她沒有一般馬來女人黑的皮膚。身材苗條又苗壯，臉盤長圓，柔白。她有兩眼如夢似的瞧人的馬來女人風情。但是串種，爸中國人，娘馬來婆，福建話，比你說得好。』包超又增添說。

主人是一個矮小的瘦男子，青白長划形的臉，有一份秀氣，顯一分衰老。包超說，他叫阿坤。當阿坤走來時，包超問道：『有什麼小菜嗎？』

阿坤搖搖頭。『困難得很，這年頭，土地也不長東西了。祇有些帝湯（黃瓜）和苦瓜。』阿坤說話迂緩，像有喘氣病。他引我們到他的菜園去。一片黑土，二畦韭菜，三五畦黃瓜和苦瓜。『苦瓜就是容易生蟲，雨水多，我剛在包紙。不用紙包它，它不會大也要爛的。你們城裏

人吃苦瓜，可不知道我們要弄死人。要好多手脚哪。」阿坤一說話就顯出他一份狡狴與智慧。

包超願意買下他黃瓜和苦瓜，阿坤答應着。但似乎有點爲難。「這暗探別拿貨不出錢的，他來了一趟，倒不甘空手，還要弄東西去市上賣。」阿坤彷彿心中在這麼說。我們又從另一路繞出去，到了一處豬廐。這豬廐，相當巨大。有七八丈長，四五丈闊，沿溪溝建築着。豬廐一端有一個大灶壇，顯然是燒煮豬吃的。一排上有四五個圍檻。下面鋪着檳榔樹剖成的地板，留有小縫，經過用溪水洗掃後，那豬水豬糞便會流到地板下污水池去的。但現在，豬仔並不多，總共不上十條。

『任生家，本來也是一家小頭家老闆呢。』

包超意思是說，這豬廐就是任生家的，你可以回想到他們的氣度。

我們重回到那白木屋，恰巧主人任生背着把鋤頭，也從林間回來了。

『坐呀！』任生有付方板形的略凹的臉子。一臉的陰沉，生冷，他淡淡地這麼招呼一句。

他緩緩地把鋤頭放下，和我們坐上長板櫈，交起腿，抽起煙來了。包超對他商量似的說明來意，沒說上幾句，他立刻表示道：『好的。你們進裏看看，那裏有二間空着。』他把我們引到前廳右廂房：『這本來是我弟弟住的。』他說，又引我到左廂房，有一張床鋪。『這是我阿叔現在住着。』他又說，接着又把我們引到後廳左廂房，打開門說道：『這裏堆着雜七夾八東西，要空出來，也可以。』祇有後廳右廂房，沒提起，想來是他本來的臥室了。

包超告訴他，要來呢，就有三個人，分兩間住。

『可以，可以！反正都空着。』他快速的作答。老Y問他要多少租價，他又說，『這山芭裏屋子，值什麼錢？大家是中國人，又是逃難的。住得好，隨便送幾個；就是不送也不要緊。我這些屋子總歸是空着的。』

這看來總像生誰的氣的凹臉的主人，卻有一份不能用言語表現的熱情。我在他身上，彷彿聞到了那不辭自身憔悴終古喂養我們的土地底那份溫暖。

不上一個鐘頭，女人已做好午餐。一桌上都是粗花大碗。平常蔬菜外，有一大盤蔥燒雞。

子，看來是現殺現做的。我們大家都點餓荒了。這葱的香味和細嫩的雞肉，似乎是我一生沒有嘗到過的好味道。

快晚時候，我們動身回返亞里。去那裏有一條陸路，我們由一個任生叫來的青年引着路，他爲包超挑了一擔蔬菜。我們走上四十分鐘長路。在漆黑的時候，到達亞里。在月上中天的時候，我們的舢板才回到薩拉班讓。

我們就這樣決定了：在四月初就搬到那裏去。是隱居避難，卻不料我竟因之掘發了人類的礦藏。住居在那裏的民族同胞，肩負着黑煤似的運命，卻也燃發着黑煤似的光明的光燄。

二

搬去松芽生比居住，是一個風平浪靜的繁星之夜。這一夜晚，情景是叫人難忘的。引導我們的，換了包超的太太。這女人是一個勤謹的女子，丈夫即使在衙門任職，自己還是洗衣

補足生活費用。農家出生，混有印尼人血統。如果讓她一穿上沙籠，你將不會相信她竟說得那麼好的中國的客話。她勤謹，敏捷，管理家務，極為精明，全沒馬來女子一份脾氣；懶散，愛唱和閒宕。自然缺少馬來女子詩樣的嫵媚，但有中國主婦的潑辣與幹練。她作了我們的引導人。

午夜十一時開船。舢板行在靜寂的江面上。點點的繁星閃爍空中；蒼茫的大空，與海面混成一片迷濛。它以清涼的薄紗似的夜氣，包圍着我們。舢板鳴鼓水而進。我和老Y坐在船頭，包超嫂和小劉坐在中艙。沒有篷，我們像浸在水裏似的爽人。

常常是保持着長時間沉默。一點也沒有瞌睡的意思。有時老Y指着天上的星，說那是北斗星；這面是斗位；那邊是斗柄。我可沒有絲毫天文常識，凝然望着，想以一對小眼睛，去攬住所有天上的繁星。

偶然也談起距離這裏僅有一日小汽船航程的星洲淪陷故事。自然都是些道路謠傳。我曾為紀念一個革命者的死去，寫下一首律詩，這時我便將它背誦給老Y聽。Y說：

『末聯「斯人不在天無色，椰雨蕉風泣海濱，」雖然情調不錯，但終不如頭聯「殺身何取乎仁義，流血祇應爲寡貧，」更來的真切。』

人生總是一幅花團錦簇的畫面，矛盾交織的線條，穿住那作爲一個單位的人。

我們是脫離鬭爭，猶恐遭日軍可能的屠殺隱匿到山芭去的。但在海上片舟漂蕩之際，卻追悼起遠方的朋友來了。這真是我生命的諷刺。而在日後一段時間上，卻又聽到我所追悼的革命者，做了日軍的特務。人類感情的浪用的事，常常如此。

船到任生家門前不遠的河灣缺口，正是東方發白的時候。包超嫂真是個熟稔航路的人，一點也沒有引錯了路。

『但我也祇來一次過。』她這麼說：『那是任生弟弟討老婆時候我來這裏吃酒的。』我們的女引導人就有那記性，真不愧她是一個土地的女兒。

船在兩岸伸手可攀的馬膠樹叢中撐進去。兩岸鷄聲，清幽地長鳴着，荒江增了一份活氣。我感到這情景真有點像桃花源記中所說的：『桃源在望，避秦有地。』詩人總永遠是